



塞尔盖·莫霍夫

格·普什卡莱夫著

格·普什卡萊夫

塞尔盖·莫霍夫

蔣宗衡譯

新文藝出版社

• 1957 •

СЕРГЕЙ МОХОВ

根據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етской
Литературы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я
РСФСР 1955 年版本譯出

塞 尔 盖 · 莫 霍 夫

格 · 普什卡萊夫著

蔣 宗 衡 譯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1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号 1261

开本 850×1168 耗 1/32 印張 8 3/4 字數 198,000

1957年2月第1版

1957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12,000 定价(6) 0.90 元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敘述一九〇五年俄國第一次革命开始时，在西伯利亞的一个铁路中心城市里，布尔什维克怎样組織和領導觉悟的工人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故事。書中主人公塞尔盖·莫霍夫原是个年幼無知的苦孩子，经过这次实际斗争生活，在工人革命队伍中成长为坚强的战士。作者通过主人公的表白，告訴讀者說：“布尔什维克所以有力量，就因为他们从来不敢灰心，在困难面前不退却，并且在他們的每一个事業中看到了未來……”

目 次

第 一 部

秘密的事情.....	2
从头說起.....	9
桂石附近.....	19
生活的要求.....	26
有一夜.....	39
旱釣魚.....	50
驚惶的日子.....	57
第一个淚头.....	68
一条道路.....	82

第 二 部

第一次考驗.....	94
在火車站里.....	105
信任誰.....	112
天边的烏云.....	120
斗争爆發了.....	127
省長遭受到挫折.....	134
“我是不是省長?”	147
依伏奇金事情很忙.....	149
火車站里的事故.....	155
政权归苏維埃.....	160

驚人的消息·····	169
深夜出動·····	177

第 三 部

警報·····	186
省長的最后悲哀·····	195
大門关闭了·····	198
准备迎敌·····	201
在包圍中·····	203
在城內·····	205
深夜·····	210
柵欄前的談話·····	216
我們不投降·····	227
情勢急剧地起着变化·····	232
新年·····	239
到了第二天·····	246
最后的一夜·····	257
尾声——过了十五年·····	264

第一部

秘密的事情

母親早就該下工回家了，可是總不見她。塞爾蓋焦急地望着窗外的太陽懶洋洋地落到遠處的樹林後面，走到門外台階上，注視着寂寞的街道。

沒有一個人。

再轉回到家里。其實，這座房子能稱為家，只因為它的門上釘着一塊牌子，上面寫着：“華爾華拉·斯捷潘諾芙娜·莫霍娃的家”，而事實上它只是一間歪斜的小棚舍，朽壞了的屋頂板朝天豎着。四根爛柱子東倒西歪地支撐着台階。台階有一邊和牆分離了，走在台階上要謹慎小心和知道怎樣走法。莫霍夫一家住的屋子也很簡陋。遠離門口的一个角落連地板一起坍塌到了地里，潑的水就向那邊流去。俄羅斯式的爐灶占了屋子四分之一的好地位。家具不多：一張小桌子、二只凳子、一張舊木床和一只大箱子。這只箱子當初包着光亮的白鐵片，可是現在只留下了暗淡的痕迹。靠近爐灶的牆上有一塊放着食具的攔板，食具上面遮着紗布。小窗的骯髒的玻璃上凌亂地貼滿了舊報紙的紙條……

母親遲遲總不回來。他沒有耐心再等她了。

塞爾蓋走下台階，向院子里朝四鄰瞥了一眼，走到街角上。沒有人……轉回家，從床下拖出一只鍋子來，查看一下里面的東西：馬鈴薯、鹽、半塊面包、刀子、木匙子、一盒火柴。

他再一次朝窗外瞥了一眼，忍不住想高聲喊起來。

“嘿，我要走了！是她自个兒不好！”

自然，他可以就這樣走了，可是他知道，有時候他出去了很久，

也沒有先告訴母親一聲，她总是不開心的。今天更不能不說一聲就走：實在他甚至不知道，到時候他是否回得了家。

太陽愈落愈低了。

塞爾蓋把一個裝着蚯蚓的小袋子系在腰帶上，准备好要走，那時候院子里傳來柵門嘎吱嘎吱的響聲。他向門口奔去：

“媽！你到底來了！……我想你失蹤了。”

一個上了年紀的婦人拿着一大包襯衣走進房間里。她把包裹往角落裏一塞，就疲乏地坐在凳子上。塞爾蓋瞧着母親，瞧着她疲憊的臉，他對她憐惜起來，暗想：“她顯得多么老啊！”

母親解下頭巾，放在一邊。花白稀疏的頭髮梳理得很平滑，在後面繞成了一個髻。灰色的舊衣衫，袖子挽到了胳膊肘上，露出瘦削的手臂，上面像繩子那樣暴起無數的長條的青筋。

“你要往哪兒去，塞萊仁卡①？”

“去叶尼塞河邊……明天晚上就回來。”

“吃了飯走吧，孩子。”

“媽媽，我吃過了。”

母親朝柵板瞥了一眼，苦笑起來：本來一整塊的面包現在只剩下一點點面包皮了。

“明天我帶鯉魚給你，媽。好煮魚湯。”

“好吧，漁夫，只要你自己不發生意外就好啦。你老不回家時，我心里就放不下。”

“不是小孩子，不會失落的……還是工人呢。”他撫摸了一下母親的臉，就跑出門外，轉過街角，趕上了一群牛。

牛搖擺着尾巴，慢慢地走在街道中心，揚起了一陣微小的刺鼻的塵土。

① 塞爾蓋的愛稱。——譯者

在一所小房子的木板門前，塞爾蓋吹了三聲唢呐。柵門開了，門里出現一個留着一綹額髮、面孔胖胖的小伙子，頭上戴着一頂破旧的便帽。帽子蓋着后腦勺，帽檐往上翹，裝出一副頑皮少年的樣子。他的背后豎着兩根釣竿，肩頭上挂着一雙鞋子。他側着身子溜過了半開着的柵門，用急促的動作把門掩上了，跑到圍牆的角落里，四面張望，看沒有人追趕，才放慢步子走進小巷里去。

塞爾蓋趕上了他：

“你干什么？”

“就因为……我对她說：要走；可是她說：不許。我說：一定要走。她就問：干什么去？我說：有要緊事情，可是什麼事情，連我自己都不知道。这样就爭吵起來了。她抓住我……不肯放手……”

他們在狹窄的小路上跑過了村庄，走向叶尼塞河邊去。塞爾蓋經常到這里來，經常看見這河，可是每次总要停留在石礫的岸邊，久久注視着山嶺、懸崖、黑暗的森林，並且几乎大聲地說：

“哎喲，還有河呢！”

太陽落到了山後面，大地上蓋着薄薄的一片青色，像一層幕遮掩着城市、河、山嶺、橋。河的兩岸顯得那么接近，山嶺現出一片昏暗，河水看來十分渾濁。

但是模糊中依然可以分辨出遠處的郊外：左面是山嶺和森林，右面沿岸是松林，在山嶺和松林中間就是叶尼塞河。在另一頭可以望見一座橋，橋的左邊是城市，右邊是平原和遠處的巴查伊哈小村，再過去又是樹林了。

狂怒的河流急速地在石礫的兩岸中間奔騰。被壓迫的叶尼塞河，它想從束縛中掙脫出來，衝破石塊的堵塞，流到遼闊的平原去，但是沒有力量，它就往岸邊激怒地衝去，被击碎成白色的泡沫，再往前奔流，衝過了橋和城市，向遙遠的山嶺流去。

人們談到這河，說：“白髮的叶尼塞”。它的白髮就是汹涌的急

流被巨浪激起的白浪峰。

孩子們跑到一个小沙灘上，那里有几条小船拴在深埋在地里的樁子上。瓦西亞走到其中的一条船跟前，打开了鎖，放下了鏈子。

在這兒想渡过急流必須把船沿岸拖半公里，才能横过河面，反正总要离开从樁子上解下小船的地方。

他們把船拖了一段路，从一塊石头跳到另一塊石头，光脚踩着潮湿的沙子。他們拖得很費勁——小船掙扎着，不肯靠岸走……但一到了小河灣，便馬上平靜了。

塞爾蓋喊道：

“下船來吧！”

小船往前駛行不遠，到了河床深处，驟然向下游飛馳。

“打住！”塞爾蓋狂喊。

瓦西亞揮舞着槳，開始猛划船下的水。可是要掉轉船身，把它穩定在逆流中，都沒有成功。塞爾蓋鼓起最後的力氣，槳像鳥翼一樣飛拍着，小船依然在河中向下游飛馳。

河面寬闊，水力強大，小船在河中像浮着的木片……塞爾蓋不停地划着。瓦西亞仍舊企圖把小船穩定在逆流中，但用不着再轉這個念頭了。只要盡力划过河去，像往常那樣的，就可以到對岸，在這裡焦急也是沒有用的。

一忽兒水流緩和了，河面也平靜了，小船向前移動着，顯然，它迅速地駛近岸去。

瓦西亞興奮地大聲喊：

“使勁！快到啦！”

河岸顯得越來越近。小船還往前直冲，船頭擱淺在沙堆上。瓦西亞剛站起來，冷不防就被震倒，可是馬上又爬了起來。那時塞爾蓋已經到了岸上。他把小船拖到灌木叢邊，把鏈子系好，再把槳藏

在草里。

太陽將近落山。孩子們跑過了草地，來到一個小河灣。他們在這裡放開了釣竿，把它們投入水中。

魚兒很快就上鉤。一條銀色的鯉魚、一條紅鰭的鱸魚、一條背鰭聳起的小鱖魚接連着被拋起在空中。

天色黑暗起來。已經很難看清楚浮子。

塞爾蓋向鍋子里看了一眼，發出命令：

“停止，瓦秀克①！釣絲要繞亂了。”

夜間。篝火燃着了。漁夫在篝火光下剖洗鮮魚。杆子扎成的叉架下挂着兩只鍋子：一只盛着清水，另一只裝着切成小塊的馬鈴薯。一陣陣微風吹來篝火煙的香味。塞爾蓋把剖好的魚洗淨了，放進有馬鈴薯的鍋子里。

群山和森林圍集在眼前。河幾乎看不見，只有篝火的閃光有時能照到它。黑洞洞的水並不安靜，並不平息——它喧嚷着，拍打着，聽得清疏落的浪花在沖激突出的岩層。

叶尼塞河永遠不會平靜，不分晝夜地喧鬧。甚至冬天也這樣。它蓋滿了冰雪，開始覺得拥挤和窒息，就騷動起來，沖激着，沖破了冰層，击碎了它，泛濫在一公里的艾草上，靜息了，重新凝結起來等待再度的爆發……

魚湯還在煮着，孩子們用柳枝編成了一個棚舍，從岸邊草地上搬來一堆草：睡在上面軟綿綿的，還能當做被窩蓋。叶尼塞河邊難得有暖和的夜。

塞爾蓋朝篝火蹲着，把匙子放進鍋子里，從鍋底撈出了煮爛的馬鈴薯，嘗一下就咂嘴道：

“好！爛熟了！”他撈起一塊魚。“魚湯，我告訴你！……”塞

① 瓦西亞的愛稱。——譯者

尔盖在这种时候連一句合適的話也說不上來。

夜越來越深沉地籠罩着大地。河面升起了烟霧，一大片弥漫在低地上，一顆顆的水珠撒了遍地。

这时候月亮剛露出臉來，开始往上升。河面閃閃發光，草地照得雪亮，篝火失去了光彩。远远黑暗中露出了城市的火光。桥上也
有灯光。光在移动着：列車正駛过。

“睡下吧，还在干什么呐？”塞尔盖伸了伸懶腰說，也不像請求，也不像建議。

“可以，”瓦西亞冷淡地表示了同意。

虽然他早就想睡了，可是他願承認这一点：他一定要从塞尔盖那里探听这件最重要的——在前面等着他們的什么秘密事情。

他們把干燥的樹根扔在篝火中，讓它們燒得久些；把鍋子和釣竿藏到灌木叢里。瓦西亞躺在干燥的、像草地一样發出香味的草堆上。塞尔盖盤膝坐在棚舍門口。

“多么愉快啊！一点也不想睡啦。”

瓦西亞抬起頭來：

“塞尔盖！”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我們到底往哪兒去啊？”

“明天你就会知道的。”

瓦西亞生氣地說：

“你叫我來的时候，說得好：秘密的事情——巨大的秘密。事实上，却是來捉鯉魚。好一个秘密！”

“如果我不能講呢？”

“那就干脆用不着叫我來！为了你，我同媽爭吵了。也許，現在她还不原諒我呐。”

語氣中聽得出他不是假裝在生氣。

塞爾蓋默不作聲。瓦西亞從草堆里爬了起來，也坐着。

“漁夫們就要乘船來了——我和他們一起去，你——隨你的便吧……”

塞爾蓋傾听着。其實，漁夫們會來的，瓦西亞將跟着他們一塊兒去……當然，他不怕樹林，也不怕黑夜——獨自個兒常在樹林里過夜，但是須知明天發生什麼事，可能丟了生命……怎麼可以剩我一個人留在这里呢？……一定要有個人在一起。

塞爾蓋就神秘地低聲說：

“秘密。你懂嗎？我不能說……政一治一性的秘密。”接着更壓低了聲調補充道：“我和你去看的事情，能把我們一輩子送進監獄里去……懂了吧？那你就別作聲。”

瓦西亞睜大了眼睛說：

“難道我到時候……”

“你能起誓嗎？”塞爾蓋朝他彎下身來。

瓦西亞急速用手划了一個十字：

“我的聖像就為你作証！”

“這就是說，到墳墓里去？”塞爾蓋補充說。“什麼也沒有看見，什麼也沒有聽到？”

“到墳墓里去！”瓦西亞嚴肅地証實說。

“那麼……”塞爾蓋從棚舍里向外張望，似乎想確信附近沒有人以及沒有誰在偷聽，他朝着瓦西亞彎下身子，又慢又清楚地低聲說：“說句良心話，我自己還不知道呢，只知道是件特別重大的事情。”

从 头 說 起

塞尔盖滿十四歲的时候，就去工厂做工了。他在克拉斯諾雅尔斯克鐵路工厂里已經当了將近一年的工人。塞尔盖親眼看見工資簿里一頁的上端印着几个字：“工人成份”，下面用花体字寫着他的名字“塞尔盖·莫霍夫”。

每月兩次，塞尔盖要对着他的名字用墨水費勁地描出他的名字的前兩個字“塞尔·莫霍·”跟它們后面的莫名其妙的曲綫。这种曲綫第一次意外地給描了下來：他的手由于激动而顫抖着，他把字母描乱了，便用一小鈎結束了他的簽字。他想改正，想寫完全，可是怒冲冲的會計員喊起來：

“小伙子，这样恭候你一天，你也改不了！”說完話就把簿子夺了过去。

塞尔盖并不觉得生气，可是从此在簽字时只得照样描上同样的曲綫。他听到有人說，會計員憑着簽字來証明这个人是否就是上一次向他領工錢的人。

在名册里，他就这样永久成为：“塞尔·莫霍·”再加上了一些曲綫。

*

*

*

去年春天，塞尔盖念完了四年級后，就帮着母親干家务。他的父親，鐵路工厂的工人，是一个革命家。他时常在監獄和流放所里过日子，而当塞尔盖快到九歲的时候他死去了。母親为了搬家、經常尋找工作 and 照料丈夫跟兒子，喪失了她的健康。現在就靠着替人家洗衣服和偶尔做些粗活，掙几个錢吃口飯。

夏末时候，母親生起病來，小木屋里一家子挨着餓。

有一天，家里忽然來了一个身材高大、体格結实和鬚髮花白的

漢子。他是父親的同志，米海·列昂節維奇·蘇洛付切夫。他每年要來莫霍娃家三次，探望她，有時留給她些錢，走了要等好几个月再來。塞爾蓋早就注意着他那蓋着濃密白眉的眼睛。這個高个子皺着眉頭，身上穿了件黑襯衫，腰里束着旧絲帶，黑褲子的褲腳管塞進長統皮靴里，看起來很嚴峻和冷淡，可是他的一對眼睛好像總是在微笑，顯得很溫和。

那一天的情形塞爾蓋記得很清楚。

母親正躺在箱子上的一堆破衣服里。消瘦倦怠的塞爾蓋在角落裡劈木柴。

蘇洛付切夫走進來，打量着屋子說：

“你們日子過得好啊！”

華爾華拉·斯捷潘諾芙娜從破衣堆裡抬起頭來：

“米海·列昂節維奇嗎^①？請坐……我病倒了，你看……不能起身……直發抖……”她說完話就又躺下了。

客人脫下便帽，放在凳子上，打量着屋子說：

“我路過這裡，要看看你們日子過得怎樣……你們不怎麼好吧……請躺下，華爾華拉·斯捷潘諾芙娜，讓我和你的兒子談談。”

塞爾蓋把木柴放到一邊，冷淡地瞧着客人。他只想吃飯：母親從早起就躺着，家裡一個戈比^②也沒有，她什麼時候能起身呢？病該好點了，可是仍然沒有起身……

“你叫什麼名字，我忘了。”

“我叫塞爾蓋。”

“你還沒有做工嗎？”

“人家不要我：說我年紀太小。”

“可是你想要做工嗎？”

① 俄國人的禮貌，稱呼對方用名字和父名，不用姓。——譯者

② 俄幣，相當於一分錢。——譯者

“可不！”

苏洛付切夫走到壁橱跟前，朝搁板上面看了一眼，回头再坐在凳子上。

“小伙子，今天你吃过什么没有？你说吧，可不要撒谎。”

塞尔盖默不作声。脸上的青筋在抽搐着。

“明白了。”客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皮夹，在里面摸索了一忽儿，递给孩子一张绿色的綵綵作声的钞票：“朋友，跑到小店去，要一步到那里，再一步回到这里。买几个面包和一磅臘腸……嘿，你那么瘦！……看来不中用。”

塞尔盖惶惑不安地看看自己的手和脚，好像初次见到它们一样。实在的，他的手又长又枯瘦。塞尔盖转眼看着钞票，还不敢收下来。

“快拿去，小伙子，我等不了你。”

半个钟头以后，他们喝着茶。塞尔盖把面包一片一片用手捏弄，斜睨着切成薄片的臘腸。

“你怎么啦，”苏洛付切夫微笑了一下说，“好像坐在那里作客？你是主人，我可不是，加劲吃臘腸啊。”

塞尔盖拿起一薄片臘腸，做出格外小心的样子把它送进了嘴里，慢慢地咀嚼起来。

“我记得，你从学校毕业了吧？”

“四年级，应该读五年级了。”小伙子鼓起了勇气说。

他感到自己已经吃得饱饱的，心情开始高兴起来，而且他见到桌子上一大塊面包，一根臘腸，兩張盧布钞票，还有一叠小銀幣。客人说过，这些钱是留给他们的。

“你会读书写字吗？”

“我会。”

“那么你念念看。”